

许久没写长文了，新的一年，要做一个像样的人.....

原创 何妨 这是一个令人疑惑的星球

来到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我就会想起这一年的开始。疫情的肆虐，国家的紧张，经济的下沉，氛围的收缩，高考的难卜，自身处境的窘迫，在环伺的真实中，那时候睡觉已经成为我最本质的生理过程，梦作为无用的多余物，则被贯穿始终了。每当你想要试探着进入梦境时，梦外世界带来的巨大焦虑，又会碾平那个小屋，把你拉回来。疫情期间的不安感让我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舒适区，焦虑，自己应该怎么做，应该做什么？当下的任何舒适都附着了不适的病毒带来的不安和不堪。我觉得我应该要做点什么，面对这个时代的尘埃，我应该做些什么记录。

二月份，我写了《这，是武汉》，记得写完最后一句已经是凌晨，发到今日头条后我便恍然睡去，醒来手机便是众多的私信和评论，文章的阅读数已经破万，我喜于回复每一个评论，喜于无数天南海北的读者与小说中人物感同身受。最后文章阅读量达到一百八十六万，每每想到这个，我就很开心。

四月份，苦于高考趋近带来的巨大压迫和精神的反环境，我憋了十八天，一字一句，作了《窗》，后来这篇文章被选为黄冈某集团的试卷散文阅读题，供众多高中学子来读它学它，去体会我的思想我的叛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这篇文章它都担得起，字字斟酌，句句酌，每一段我都在深夜辗转反侧着，每一层深意我都反复推敲着，写成了，成功了，我很骄傲。

八月份，为了写好剧本，我每天醒来就开始代入一种轻生的迷离状态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达到与《坠！》中主人公沈落的精神状态。我要去体会不同看官的情绪，恍恍惚惚过了半个月，写成了一万多字，草草收场，简单完稿。这是一部具有可观可阅读性的故事，我深信它具备拍摄价值，但它不得不困于现实而夭折，而被我一再否定。写《坠！》的初衷和过程我都努力过，我都信赖着，我仍然为自己想了做了写了写成了而自感欣慰着。

九月，写《少年想从侧面看烟花》极其仓促，但好在一气呵成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我回忆年少的事情都是很顺利的，八千多字的初衷，写到了两万三千字，要不是时间所困，还可以再长。我对原本故事的真实一再加工，把这个人的事套另一个人身上，以图能造人物性格，殊不知忽视了自己，“我”在小说中倒成了可有可无的小丑般的角色。以两万多字写十余年的故事太过狭隘，我不愿这成为一个遗憾。明天，也是从明年伊始，我会让小说中的配角“无良”和“我”，登上一辆由南向北行驶的火车，通篇采用对话夹杂回忆的方式来完成新的小说，这是现在的夙愿，也是明年的大的作为。

十一月，写《草》没有写《窗》那般煎熬，一气呵成，像吹过草的那阵风一样。无论什么时候再回头读《草》，这都是我迄今为止写过的最好的一篇散文，在表达和意境处理上甚至已经超过了《窗》，我再读，依然骄傲，依然热泪盈眶。**我自始至终都以为自己是一株草，可那个带有黑框眼镜的人告诉我，我是一丛韭菜，该割了.....**

十二月.....

系统数了数今年的作为，也不能说是作为，就是做的事情。今年写了18万两千余字，阅读了450余万字，被阅读了326余万次，乍一看还不错。

听了2400多遍薛之谦的歌，单曲循环了《陪你去流浪》195遍，真陪你流浪成了吗？不知道，写18万字有什么用吗？不知道，有没有意义的，都不知道，但应该是挺有意义的。

刚才看了校长和总书记的新年贺词，比往年任何一个时候都感慨，他们总结一高的变化，总结国家的成就，我第一次设身处地的感觉，我是他们说的其中的一员，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庆幸着，我无比庆幸我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，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。

再借用一下去年文章的措词吧:冬天花败,春暖花开,有人离去,有人归来。这是一场盛大的结束,也是一场盛大的开始,我们总该要相信并期待着大海彼岸是有一些什么东西的,无论是2020,还是2021。

未来难测,我和我的朋友们从2019年末来到2020年末,其实2020年和2019年是一样糟糕,甚至糟糕得更多。无论怎么样,我们都是2020年的幸存者,在2020年末的此刻,我依然要像2019年末那样为家人、为朋友、为世上所有的人们祝福,甚至比祝福祝得更多。

成为一个像样的人,这是我打算在小说《一直行到白云深处》里,“我”对“无良”说的,也是全书的结尾。在这里,我们也应该在新的一年里,成为一个像样的人。

像样的沟通,像样的向往,像样的抬头,像样的对抗,像样的谦卑,像样的轻狂。我们应该有,像样的生活。

无论我们是在新的一年里执取于一墨水瓶之微,还是滥情于整个宇宙的寂冷,这都不妨碍于我们成为一个像样的人。

成为一个像样的人,才能拥有一个人的好天气。

诸君,晚安。